

与鲥鱼的缘分是因为朱老先生。

长江边的朱老先生很怀念他的童年,于是就用五年时间画了一幅反映童年生活的长卷《太平祥和图》。画中很多场景,我都没有见过。其中,有一个关于80多年前长江渔民们卖鲥鱼的场景。

当时的鲥鱼分为早潮鲥鱼和晚潮鲥鱼。还有,因为鲥鱼的价格和购买者的经济实力的差距,整条鲥鱼是卖不动的,渔民们一般是分段卖。可以用钱,亦可以用小麦换。一般是2斤麦子换1斤鲥鱼。

张爱玲是见过鲥鱼的,他们家也是买得起整条鱼的。“人生三恨:一恨海棠无香,二恨鲥鱼多刺,三恨《红楼梦》未完。”这是张爱玲的名言。特别喜欢吃鲥鱼的张爱玲在《倾城之恋》中还设计了一道“花雕蒸鲥鱼”的菜。

当时的2斤麦子换回来的鲥鱼会有多少刺呢?朱老先生没有说。

可以肯定的是,靖江人连那么多的刀鱼刺都不怕,又怎么可能惧怕鲥鱼刺呢。



不堪空门寂寞苦 争奈凡间逍遥乐 凡·罗汉堂(设色纸本) 朱刚

爱因斯坦曾经被问到:“假如您今天离开人世,您最不舍得的是什么?”他略加思索便回答道:“最遗憾的是我不能再听到莫扎特的音乐了。”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称颂一位伟大的音乐家,没有比这再贴切的语言了。对于音乐爱好者来说,莫扎特的音乐,是那么阳光明媚,是精彩生活的代名词。

莫扎特只活了35岁,他创作了卷帙浩大的音乐,还有许多未及完成的手稿。有人说,一个人,哪怕是从头到尾抄一遍他的手稿,35年恐怕也难以完成。实在难以想象,在如此仓促的人生中,莫扎特居然写出如此众多脍炙人口的作品,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古典音乐精品中的精品,为世界各大乐团争相演出。他的众多音乐旋律,既美感又单纯,听了几遍就可朗朗上口,不会忘记。

比如,他的《C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》开始时的短句,那么细声细语,强忍激动;他的《降E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》几乎是人人人爱,乐曲开始时小提琴、中提琴共同进入,相互谦让,音乐之甜美沁人心脾;人们耳熟能详的《红色娘子军》中《女战士和炊事班长的舞蹈》音乐,其构思出自莫扎特的《降B大调第18钢琴协奏曲》的第三乐章;又譬如他的《单簧管四重奏》,有说不尽

的委婉和凄凉。莫扎特的音乐,像春雨一样渗进冬天龟裂的泥土,它好比是一根魔术棒,打开人们灵魂的深处。

我喜爱上古典音乐有相当长的时间了,而其中的一些“里程碑”

莫扎特,有你才精彩

周炳揆

的事件,都和莫扎特的音乐有关。1978年,古典音乐的春天来临了。我有幸参加了“市政协”在当时文化广场举行的文艺招待会。上海音乐学院谭抒真教授率领三位学生演出了莫扎特的《弦乐小夜曲》,圆润甜美的音乐就像是一个心地清明的朋友,从那一天起,这位朋友伴随了我几十年。

转眼来到1982年,钢琴家傅聪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演出莫扎特的《C大调第21钢琴协奏曲》,曹鹏指挥,确切日期是1982年12月6日,

我的爷爷,一位曾参与解放战争的老兵,迎来了他生命中的第七十六个国庆。为了迎接这一时刻,他在家用颤抖的左手写下了一段段家族往事。他告诉我,这七十六年,承载着家族四代人共同的祖国情。

他告诉我,这个梦,始于百年前的大洋彼岸,始于他的祖父。清末时,爷爷的祖父便因家贫随同乡去美国做铁路工人。到了民国初年,爷爷的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回到祖国宣传革命。他相信,一个新的中国,需要新的文化来唤醒。于是,他同几位朋友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——长城画片公司,虽然受到保守派的攻击,但也成为在中国电影史上独树一帜的“长城派”。当他在美国听闻日寇侵华时,他毅然放弃工作,四处奔走于各大侨团中,为祖国抗战募款。当他得知两个女

与鲥鱼擦肩而过

鹿余亮

他们需要的是鲥鱼的鳞片。鲥鱼的鳞片就是鲥鱼的“美人衣”。靖江人烹饪鲥鱼从来不会脱去鲥鱼“美人衣”的。他们先把不去鳞片的鲥鱼油炸一下再烧制,因为油炸完了的鳞片会完全融化。比如蚕豆鲥鱼,或者竹笋鲥鱼,都是这样做的。鲜美异常。

最为极致的鲥鱼菜做法是,用刚刚宰杀出来的猪网油将整条鲥鱼覆盖住,加上火腿片,再用猛火清蒸,到最后,猪网油和鲥鱼的鳞片都不见了,都融化在鲥鱼肉中了……

这样的做法,有点像那种外来的加热就脱衣的打火机。

在长江三鲜中,最适合当“美人鱼”的就是鲥鱼。刀鱼太瘦了,而河豚太胖,还特别容易生气。鲥鱼呢,味道妙,脾气妙,出现的季节更妙。正是杨花初放的季节,怀春的三月,所谓“杨花飘,鲥鱼到。”

鲥鱼出现在一个袅娜的季节,表现得也特别袅娜。在水中,鲥鱼碰到网绳,本可以缩回身子逃走的,可鲥鱼却不,宁死也不把自己的“美人衣”损坏了。这“美人衣”,当然就是鲥鱼美人的“霓裳”。

美人和霓裳都是“稀有物”,珍惜霓裳的美人更

令人心疼。很多时候,美人收获赞美的同时,也会被更多无聊的舌舌咀嚼。

很心疼那些被侮辱的美人和被损害的美人们。

我问过塑造了许多女性人物的作家毕飞宇,你是喜欢《青衣》里的筱艳秋,还是喜欢《玉米》里的玉米?毕飞宇回答说,筱艳秋和玉米恰恰是我不喜爱的两个人,相比玉米,他更喜欢玉米的妹妹玉秀。相比王连方的女儿们,他更喜欢王家庄的美人鱼“柳粉香”。

“柳粉香”,也就是“有庆家的”。“……她的长相则有另外一些特点,虽说皮肤黑了一些,不算太洋气,但是下巴那儿有一道浅浅的沟,嘴角的右下方还有一颗

圆圆的黑痣,这一来她笑起来就有几分的媚。最关键的是,她的目光不像乡下人那样讷,那样拙,活动得很,左顾右盼的时候带了一股眼风,有些招惹的意思。”

“柳粉香”的美,是那个年代最标准的美,就像20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小县城上高中,总是喜欢去看水乡照相馆橱窗里一幅特别大的照片,是一个大眼睛的、微笑的、有独辫的水乡女子。当时是没有彩色照片的,可照相馆的师傅们给她巧妙地上色了。乌发朱唇,明眸皓齿,气若幽兰,面若桃花。在那个年代,她简直



就是小城的太阳,也是我们梦中的美人鱼。鲥鱼有多少故事,美人们就有多少传说。命运对于“柳粉香”这样的“美人鱼”,常常只给了一个时段的光束,当命运的光束被粗暴地熄灭之后,在滚滚红尘中,那些“美人鱼”真的成了传说。

长江鲥鱼已不见很多年了。一位老厨师曾掰着指头对我说,1988年他见过,1989年他也见过,1990年他烧过一次鲥鱼,1991年后就没有见过。

这样说来,鲥鱼是在1990年杨花柳絮飘前消失的。1985年5月,作为靖江年龄最小的实习老师,我曾在小城生活整整一个月,除了一碗四星饭店的三鲜馄饨,除了实习结束县中招待晚宴上拇指大的一片肉脯,穷学生的我,并没有和长江里的鱼打过交道,更不谈鲥鱼了。

——就这样,我和鲥鱼擦肩而过。

生活其实就是不断地擦肩而过,比如县城里的美人,有关她的传说、她的风光、她的命运;比如照相馆玻璃橱窗里的“美人”;比如我们和我们的梦想。而我们的梦想也是“美人鱼”啊,被侮辱,被损害,被咀嚼,却不改初衷。

是的,不改初衷。不改初衷,我们的梦想才能和我们同在,就像美人,就像青春,就像已经逝去的美好日子。只要我们的梦想还在,那些记忆中的恒星,一旦想起,都能拂去积尘,依然乌发,依然朱唇,依然明眸,依然皓齿,依然幽兰,依然桃花,依然星光灿烂。

诗三首

华振鹤

初秋

一阵雨添一阵凉, 暑蒸过后夜初长。 蟾光照到无眠处, 秋气渐知入小窗。

自述

蛰居更觉内无忧, 九十犹思作远游。 忘去尘间多少事, 恰如溪岸自悠悠。

眼疾戏作

书才上手泪先多, 页页迷蒙蒙蒙何。 纵是天公教放下, 老来岂必定蹉跎。

雨是什么时候下起来的,我并不清楚。清晨七点左右起身时,一道道凌厉的电光已将天空撕裂成条了,宛如钢珠的雨点狠狠地砸在屋檐上,啪啪啪啪,惊心动魄。紧接着,雷声隆隆,仿佛在狂轰滥炸。就在这时,一声异乎寻常的巨响伴随轻微的震动传来,我心头一紧,急忙望向后院——赫然看见那棵枝繁叶茂的芒果树轰然倒下,庞大的树身突兀地横亘在围墙与外墙之间。啊!陪伴我四十五年的芒果树,竟然毫无征兆地,以如此决绝的姿态与我诀别!

我怔怔伫立,惊愕而又惆怅。 45年前,当我迁入这幢双层洋楼时,后院空空旷旷的,晌午猖獗的阳光像巨大的烙板,把人煎得滋滋作响、皮肤疼痛。有人善意地建议:“种棵芒果树吧!树大好遮荫,而且能活上数十年乃至百年。再说呀,结出芒果后,你不但可以大快朵颐,还能与人分享呢!” 一石多鸟,我欣然采纳。找到优质种子后,我小心翼翼地埋入土壤,浇水、施肥、除虫,如同照顾婴儿般细心呵护。芒果树感受到了这份无微不至的关怀,一寸一寸地向上生长。粗壮的枝丫恣意伸展,饱满的树叶撑开如伞,散发着阳光的芳馥。

我焦灼地等它开花,它却如老僧入定,木立不动。失望的我,认定这是一棵不孕的树。

一日,经过树下,不经意地仰头上望,惊喜莫名地看到了一簇一簇黄绿色的花儿怒放于枝头。那年,它已经八岁了。又过了一段日子,我听到了孩子惊天动地的喊声:“妈妈,快来看!”我奔过去,啊,只见一颗颗小小的芒果在枝丫上露出了青涩的笑脸。我和孩子意兴勃勃地商量,成熟的芒果应该送给谁谁,剩下的便用来烘焙蛋糕,制作果酱、果干、冰沙、果冻等等。满树果实变成金灿灿时,我们决定次日采摘。当晚归来时,却不由得惨叫出声,芒果已经被人偷摘得七七八八了,只剩下零零星星的一些,寂寥地挂在枝头上。我的心情好像坐过山车,从高峰骤然坠落,难受而又愤怒。最终查出是附近建筑工人所为,我向督工投诉,由他去训斥他们。

有人说,果子是由大地孕育出来的,与人分享是理所当然的。然而,未经允许便窃取他人辛劳的成果,却是无法容忍的越界行为。

此后多年,每逢芒果丰收,我们都忙得不亦乐乎。采摘、馈赠、制作甜品,屋子里终日弥漫着芒果香甜的气息。

最近几年,周遭环境起了变化。丛林深处,伐木声此起彼伏,接踵而至的是铲泥机的轰鸣。开发商要把茂密的原始森林化为华丽的住宅,群猴缺粮,纷纷闯入私宅;我的芒果树首当其冲,结出的果实才七八分熟,就被摘掉了。看到它们狼吞虎咽的样子,我忽然想到:香蕉和木瓜,只不过是午饭餐后的水果,可有可无,而对它们,却是赖以生存的口粮,是它们的全部。一念及此,我的愤懑霎时转为悲悯,放任它们随摘随食。

从那以后,芒果树成了猴群予取予求的粮库。我在纵容猴子的同时,也放弃了对芒果树的照顾,我让它自求多福,不再施肥、不再除虫,甚至,不再多看它一眼,阳光雨露便是它赖以生存的养分。它彻头彻尾地被我打入了冷宫。

它木木然地活着,终于,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清晨,轰然倒下。

它不是寿终而亡的,它是心碎而死的。 我安排工人收拾残局,仅仅三个小时,满地狼藉便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待阳光再度穿透云层时,那棵芒果树已杳无踪迹——仿佛从未在这片土地上生存过。

次日,失去了树荫的庇护,肆无忌惮的阳光如狼似虎地将我围堵了,十分猖狂。

我想:明天,我应该再种一棵新的芒果树了。这一次,我会给予它始终如一的关爱。

芒果树的诀别

(新加坡) 尤今



十日谈

我和我的祖国

责编:沈琦华

今年国庆节, 没有了父亲的身影,那个攥着遥控器的人,再也不会回来。